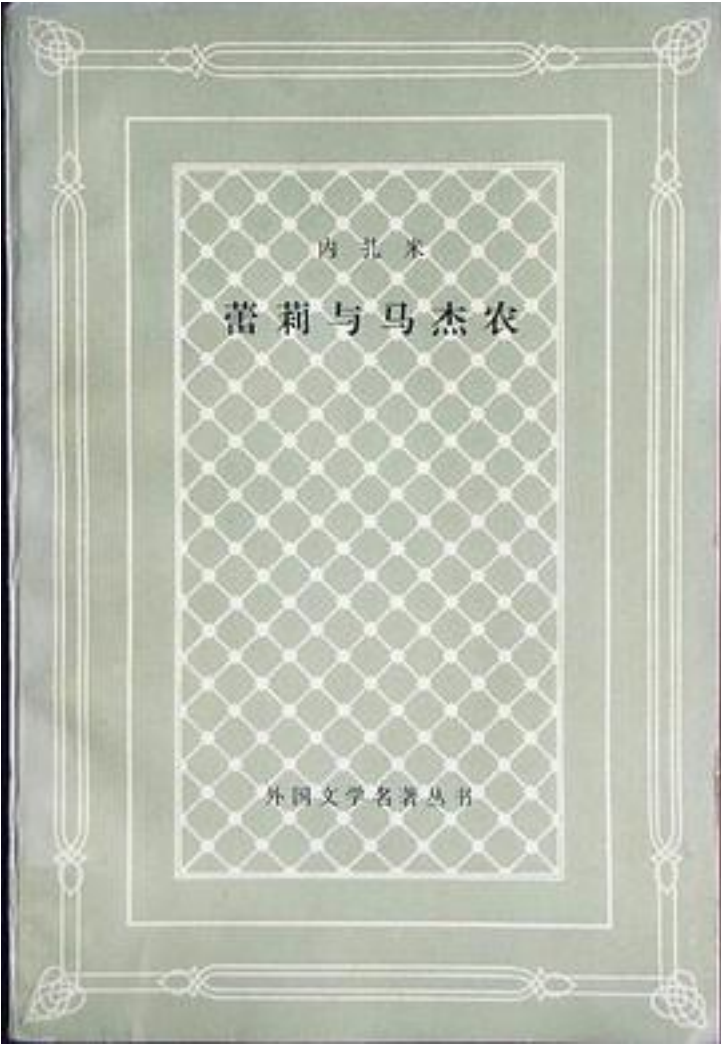


蕾莉与马杰农



[蕾莉与马杰农_下载链接1](#)

著者:(波斯)内扎米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1988年2月

装帧:平装

isbn:

长篇叙事诗《蕾莉与马杰农》是内扎米的代表作，有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之称，它描写了一对平民青年的爱情悲剧，颇似我国的梁祝故事：蕾莉与葛斯同窗共读，萌发了爱情，但为人们所讥笑，蕾莉的父亲只好把她接回家中。两人分离后互相思念，非常痛苦，葛斯为爱情所驱使，渐渐失去理智，离开自己的部族，流落荒野，与野兽为友，被人叫做“马杰农”，即“疯子”之意。后来蕾莉被迫出嫁，但她守身如玉，忠于对马杰农的爱情，并在郁郁中死去。不久马杰农也死于蕾莉墓前。

《蕾莉与马杰农》本是一段古老的阿拉伯传说故事，许多诗人都曾把它写成长诗，但写得最成功的是内扎米。在波斯文学发展史上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他在这部诗中接触到人生价值和个性解放等重大问题。在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三百年前，当西方正处在中世纪的漫漫长夜，在东方的上空就已放射出反对封建主义的人性解放的曙光。

作者介绍:

目录:

[蕾莉与马杰农_下载链接1](#)

标签

内扎米

诗歌

波斯文学

波斯

网格本

文学

外国文学

Nizami

评论

马杰农真的是非常疯狂了，不吃不喝不睡觉，抛弃父母，与野兽为伍，怂恿朋友带兵抢人，之后又抱怨朋友破坏了两家的关系，明明蕾莉为他守身如玉，却不停地讽刺她

四星半。虽然是转译，俄语叙事长诗的味道染了很多；而且不知按照苏联译者/出版者，还是中国译者的口味/政治要求，删减了过多内容；但是看到后面，波斯诗歌，尤其是苏菲的意味，虽然删减，但最重要部分还是译出来了。意外惊喜。此诗是爱情诗，没错。但是非要说“反封建”，“人性解放”，如果不是苏联时代不得不说的套话，那恐怕只能说是理解能力问题。拿它和罗朱或梁祝比似无不可；但是若论意蕴，应该是比《红楼》。不过红楼是佛气，禅气；而这是苏菲气——当然归根结底两方也是暗合。下一步就是看何时能读到张老师译本了——至今连那是全译节译都不知道。PS：Nizami的行文并不求“流畅”，所以并不太适合波斯语初学者。这个转译也仍然或多或少保留了一分顿郁，比我印象里张译的末节似乎更合适。

至情将导致疯狂，正如至薄情将导致江湖相忘。

第一次看波斯的东西，不太习惯，和荷马史诗生动的自然主义不一样，似乎是抒情诗的结合。爱情和疯狂的悖论，让我以为骑士文学受到他们影响。ps.虽然说是“波斯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但是实际上比罗密欧与朱丽叶更加深刻，莎莎赞美的是爱情的完美，只有你将其他部分统一起来才会感到爱情的脆弱，这里写的是爱情带来的疯狂，这样的疯狂不仅仅没有现实意义，而且阻碍恋人的爱在现实中实现。爱情就是最高的理想，与一切无关。

我需要赛马场一样广阔的地方，就像一头野性的跑马需要宽广。
假如眼前没有通向自由的大道，有价值的字眼我到哪里去寻找？
但愿语言文字来自人民的内心，但愿语言文字铮铮地响着欢欣！
没有欢欣产生的东西——没有生机。
把一切人的负担放在自己肩头。人生什么更高？使别人得到自由。
已经到了四处放牧浪游的时候！不要只看到你自己——要放眼宇宙！
上路吧，勤劳的人！其他一切——粪土。
振作起来，心灵！到了斗争的时候。我的歌唱已经掌握了整个宇宙。
他拖着日月，像玫瑰一样鲜艳。
唯独一种热情却不能抛在脑后，这就是远离开当今人世的自由。

波斯版《罗密欧朱丽叶》，分别用波斯语、库尔德语、突厥语写了n遍的故事。

读的是张鸿年的译本，豆瓣上没有

写的很美，值得一读

刻骨铭心的爱情，是会死人的。

译者卢永（福）

仅供参考

“秋季的到来和蕾莉之死”是全书第46章，是整个故事的高潮。该章一开始就借景抒情，秋天来临，大地显得萧索凄凉。玫瑰花都“愁云笼罩”，百草都“忧郁笼罩”，石榴痛苦得“五脏俱裂”，诗人把秋景描绘得如此凄惨不堪，最后只是因为女主人公重病即将死亡。想想作者在《序诗》中写到“我要用我的笔锋将红宝石穿透。”确实是做到了！

悲剧版梁祝

虽是俄语转译，但比张鸿年的波斯语直译更有意味，至少能读出一些苏菲的语感来，相比于张译的平白，这本更有诗的美感。

“她哪是蕾莉，她就是一位天仙。他哪是马杰农，他就是一团火焰”，有点浮，可史诗大多如此。又一个爱情悲剧。

一神论者的爱情：我已经信奉了这个神，就不会再信奉别的神。马杰农对蕾莉的爱情是信徒对神的崇高宗教感情，他的精神把蕾莉无限绝对化，拉成一个盈满时空间的物质，从而达到狂热和谵妄的地步。神圣的爱行走人间、到处布施，做着圣徒和苦行者都不可能亲力亲为的事，马杰农就是一个耶稣、救世主和殉道者。问题是，在世俗爱情中保持这种虔敬的感情几乎不可能，一出手就毁了神圣。你怎么能既个体化又去个体化，完全不行动，所有行动都是手足无措，只在心里疯疯癫癫。所以必然发生的情况是，被世俗的目光烧成灰烬。

经典爱情悲剧哪里都有啊。

他拖着日月，像玫瑰一样鲜艳。唯独一种热情却不能抛在脑后，这就是远离开当今人世的自由。

非常喜欢，中间那一段父母亲朋反复劝诫疯人马杰农回到世俗中来却屡被马杰农拒绝、然后马杰农为父母逝去而痛苦的剧情一开始不是很喜欢，但在马杰农对萨拉姆说的一番话后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哪怕爱情是一种令人痛苦的、有害的激情，人清楚地知道结果却仍要选择抛弃其他所有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这便是至情。

真正阻挠他们结合的其实是马杰农的为爱“疯狂”，一种“狂暴的热情”，风暴般力量的缠绵悱恻，可以说有些过犹不及吧，因为正是这种过于强烈的激情迸发以及相应的出格行为，必然会招致非议与误解，就算按照当时的门当户对俗见，两者也是男才女貌，家当相当的，蕾莉父亲的拒绝也是出于受不了马杰农的疯癫

[蕾莉与马杰农_下载链接1](#)

书评

内扎米（尼扎米，涅扎米）是伟大的阿塞拜疆诗人，思想家。他用波斯语写诗，他病不是波斯人。纯粹的阿塞拜疆人，生于阿塞拜疆，死于阿塞拜疆，他坟墓也在阿塞拜疆占贾市（Gence，也是他的故乡）。在北京有他的铜像，上面写地很清楚-阿塞拜疆诗人。

[蕾莉与马杰农_下载链接1](#)